

除了指责“熊孩子”和家長，我们还应做些什么

樊丽萍

文匯時評

一件估价约45万元的艺术品，因两名孩子在观展中嬉戏时撞到展柜，受损严重，这件事情引起了不小关注。上海玻璃博物馆7月10日发布的一则告知称：今年5月30日，一件被该馆收为永久馆藏的艺术品“玻璃城堡”，因两名小观众翻越展区围栏，并在追逐玩闹的过程中撞到展柜，玻璃城堡随即发生塔尖倒塌、破碎的情况，其余部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位、破损。目前，馆方已向创作这一

作品的两位美国艺术家说明了情况，但由于疫情关系，两位艺术家无法到沪修复，“玻璃城堡”暂时只能以“不完美”的面貌示人。

乍一听，很无奈，因为这已经不是“熊孩子”第一次在博物馆闯祸了。在一些网络论坛上，博物馆和展览该怎么防“熊孩子”，甚至成为了话题。印象中，从名画被展览的孩子损毁，到展示的动物标本被孩子摸坏、文物遭小观众破坏……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其实，就在本次事发的上海玻璃博物馆，7年前也遭遇过类似“不幸”：一件玻璃展品也因小观众的不文明观展行为而受损。

不出意外，此次“玻璃城堡”受损事件披露后，网上指责之声一片，广大网友

直指闯祸的“熊孩子”以及看管不力的家長。

这样的指责看似很解气，但仔细想想，一味去指责涉事孩子和家長，或许会妨碍我们发现更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博物馆、展览馆的展品在“熊孩子”面前总会时不时“受伤”？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断这种意外伤害，对展品加以更好地保护？如果加强教育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此类不文明观展行为的发生，那么谁该负起对孩子进行教育的责任？

纵观近年发生的多起博物馆展品意外受损事件，不少闯祸的“熊孩子”背后，家長难辞其咎。比如，有的家長把孩子带到博物馆后就开始“放羊”了，

无论是孩子大声喧哗，还是跨越馆方设置的防线去触摸展品，或用力拍打用于保护展品的透明展柜，不少家長都选择了放任，明知这是不文明观展行为，却视若无睹，听之任之。更有甚者，为了让孩子尽兴，家長亦加入了“犯规”的行列。在孩子们经常出现的博物馆，一些动物标本之所以被破坏，不是完全没有保护，而是家長抱起孩子去摸，跨越了保护标本的“防线”。

正是因为上述情况在一些展览中时有发生，所以当这次“玻璃城堡”受到破坏后，网上的不少指责声不是冲着孩子，而是冲着“熊孩子”的家長。

确实，对孩子来说，博物馆是课堂之外学习知识的好地方。尤其是暑期来

临，要让孩子外出走走，长点知识和学问，博物馆是一个理想去处。但在把孩子送去博物馆之前，该上的“课”还是要上，该学的规矩不能省。家長对孩子的教育并不是以家庭为界的，孩子尚年幼之时，走出家门后，如何约束自己的言行，遵守公共场所的规范，这些本来就是家庭教育的必修课。

从孩子的养成过程来看，除了家長、学校和社会都承担着教育之责。

进入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等公共场所后，观展行为规范有哪些；如何从进门开始就遵守观展礼仪；在整个观展过程中，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眼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带着孩子“走出去”上课，这些文明礼仪也应该成为教化的一部分，随着老师的课堂教育，润物细无声。而对馆方来

说，除了做出必要的提示，如何循循善诱、用孩子更易接受的方式做好文明观展的引导工作；如何吸取“前车之鉴”，加强同行交流，通过必要的人防、技防，在确保观众观展体验的同时呵护好展品，这些工作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句古语也适用于对孩子的教育。须知，社会规则是大家共同捍卫的，是基于公众的自觉行为。所以在对一些违反规则的“熊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不仅家長要承担责任，我们所有人都不该是局外人——当你身处公众场合，当你以身作则时，你就是在为身边的孩子做出示范。

超长梅雨季，那些最怕湿的老教具还好吗？上海自然博物馆爱心“接单”——

102岁退休教师“圆梦”，60岁标本“重生”



修复人员检查标本近况。

小羊标本。

猴子标本。

百岁老人林有禹。

制图：李洁
摄影：沈淑莎

■本报记者 沈淑莎

今年上海“超长待机”的黄梅天，让上海市实验小学102岁退休特级教师林有禹多了份牵挂：60多年前，他曾和该校老师们亲手制作过一批动物标本，它们现在还好吗？有没有专业人士可以让这批老物件“重焕光彩”？上海自然博物馆决定帮这位百岁老人了却心愿。

前天下午，自博馆标本制作团队专门到学校登门拜访，并对标本做了初步检查。接下来，他们将把标本运回自博馆作专业处理，还计划招募学生共同参与修复，并通过网络直播激发孩子们爱自然、爱科学的好奇心。

曾亲手制作百余件教具，对标本的爱代代相传

今年102岁的林有禹听力已大不如前。虽然许多事情已记不清细节了，但当听说标本专家前来帮助修复当年他亲手制作的那些动物标本时，老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1987年退休前，林有禹一直从事自然科学教学，是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之一。他独立或参与撰写的各类普及及自然知识、指导自然教学的书籍多达三十余本；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其中包括长征四号系列火箭第三任总指挥翁伟桦；他在上海首创了课外气象小组，小组成员曾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标本一直是这位退休教师心头的牵挂，每年黄梅天他都要问“标本还好吗”？自他以后的每一位上海实验小学的自然老师也都把这些标本当成宝贝，天气好时把标本搬出来晒太阳，时常更换干燥剂和除虫剂；每任自然教师退休时也会

反复叮嘱接手的教师，把对标本的爱传递下去。

林有禹说，当年之所以会亲手制作标本，是因为那时的教具十分匮乏，各大学校因为经费有限，仪器设备都比较少。他记得那个年代的自然课，各个学校需要从区里的科技站借仪器模型来上课。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认识动物，林有禹号召学生将家中死去的动物拿到学校来，由他和其他老师亲手制作标本。鸭子、兔子、山羊……渐渐地动物标本越来越多。据上海市实验小学自然教研组组长张宇透露，最高峰时学校有教师亲手制作的标本70余件，加上其他教具共有100多件。

自博馆标本团队上门对接，将邀学生参与标本修复

尽管一代代师生尽心保存标本，但岁月仍然在它们身上留下了痕迹。比如，一些标本出现了义眼丢失、掉毛的情况，鸟类标本的喙受损也比较严重。

林有禹有个心愿，就是通过专业团队的修复，让这些老标本“重现光彩”。在标本制作领域，上海自然博物馆拥有过硬的专业实力。得知百岁老教师的心愿后，立即组织标本团队上门对接。

自博馆标本制作中心标本师张汤铭在标本制作岗位工作了10余年。一番初步查看后，他也对林老先生的制作手艺由衷赞叹：“仅凭业余爱好，就能做出这么高品质的标本相当不容易。”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标本本身没有出现霉变和虫蛀，仅仅只是脱色、细微掉毛等“小问题”，可见平时的养护多么用心。

接下来，自博馆将尽快把部分标本带到馆内进行专业修复，经过冷冻、补色、防腐等一系列处理后，这批60岁的教具将会焕然一新，预计整个修复过程需要一个月左右。

上海自然博物馆自然史研究中心主任张云飞表示，标本存在的意义是让孩子们更加了解自然、亲近自然，无论是观看标本还是修复标本，都可用来作为自然科学教育。为此，自博馆考虑招募一批学生，让他们参与标本修复，并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让更多孩子了解这一过程。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平凡的伟大就在我们身边

■本报记者 薄小波

■新时代奋斗者

王素青研究生毕业扎根农业一线12年，挑战技术创新敢闯敢试——

马陆葡萄园里永葆素青的“小草”

添加王素青微信时，见她微信名叫“小草”，便问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王素青朴实一笑说：“刚上华中农大读研究生时，同学们要自我介绍，在我前面的一位同学名字里有个‘卉’字，轮到自我介绍时，我想我是一个农家孩子，很普通，就说自己只是一棵小草。结果小草就成了我的绰号。”

这棵“小草”，毕业后在位于嘉定区的上海马陆葡萄研究所扎下了根，而且一扎就是12年。

研究生下地干活，她说“我可以吃苦”

还在上小学时，王素青每个周末都会拿上一杆秤、少许零钱到村口自家的葡萄园当小掌柜。那时的葡萄一两块钱一斤，一天下来能有十几块的收入。白天，父母拖着背包似的老式喷雾器到葡萄地打药，王素青与哥哥就在后面帮忙托水管。那时葡萄是纯露地种植，成熟时的果穗总是招来很多金龟子破坏葡萄肉，因此，必须抓紧时间赶紧卖出去。童年里那段全家人齐心协力种葡萄、卖葡萄的时光，总会让她的心底涌起一股“替父母分担的甜”，可能她自己也没想到竟从此与葡萄结下甜蜜的缘分。

2007年冬天，王素青收到了马陆葡萄研究所的面试通知，她清楚地记得那天面试是在所长单传伦的办公室，单所长说：“一线的农业单位，即使女生也需要下地，不是整天待在办公室打打电脑，整整齐齐就可以的，也是需要吃苦、要求实干的，你怕吗？”当时

的她态度坚定地回答：“我可以的。”

2008年春节，上海郊区的雪大到她一个北方长大的娃都觉得壮观，全园变白，分不清河道和路面。大雪纷飞的夜里，整个园区却异常热闹，零星的手电筒光分散在各个角落，大家手里都拿着一根一端缠着布条的竹竿，身上披着雨衣，脚上穿着雨靴。刚到葡萄园实习的王素青也连忙起身，跟大家一起进大棚用竹竿打掉棚膜上的积雪。为了防止积雪压塌大棚，大家每两三个小时都会去查看一次。这便是王素青来到葡萄园和同事们齐心协力做的第一件事。

挑战种植技术创新，她说“让我试试”

2008年6月，王素青终于毕业了，因为葡萄园进入忙季，她来不及回家跟父母告别，就匆匆返岗上班。这个夏天，她知道了原来葡萄园可以是这样的：葡萄品种不单单有巨峰，而是根据成熟期不同，从6月初一直到10月初前后上市50-60个不同品种；一串葡萄不是越多越好，还需要疏粒，每个品种根据不同的果粒大小规定了留粒数；农业旅游并不老土，也可以有这么高的人气，容纳200多辆车位的停车场停得满满当当。

2012年春天，所长喊王素青去巨峰葡萄地，让她按照自己的四指宽（5厘米左右）给葡萄花序整形。这么短？当时她心里七上八下，所长告诉她，等葡萄成熟了，再看看效果，才会知道答案。朴实的王素青上老公帮忙，整每一株花序时都用手去比，生怕不符合要求，花了一天时间才完成一个棚的花序整形。同事们心怀疑虑，但她却说：“不管其他人怎么看，不管结果会怎样，我还是要试试，不试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之后，她便每天测花序长度，关注天气变化，慢慢地，花序长了一点、再长一点，直到赶上生产的长度。疏粒环节中，实验地因为留了穗尖、单穗果粒较少，疏粒的效率提高了。而最后成熟期，串串葡萄果实呈圆锥形，标准的每串40-45粒，而且更整齐美观了，这印证了巨峰留穗尖的可行性。此时，她心里深深感觉到一股“技术创新的甜”。

从“小白”到第一名，她说“我有股倔强劲”

2018年，她开始接触葡萄园科研申报工作，第一项就是“上海市水果标准园”的申报创建。起初，王素青也有过不知所措：资金用在哪里，标准园创建侧重点有哪些，减肥减药怎么操作，等

她说：“好在自己有股倔强劲，不好好不要休。”于是，她梳理思路，开始逐项展开，资金使用对照基地情况、结合创建指南，缺什么补什么；标准园侧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品牌化销售，那就从贯彻葡萄种植技术、定制品牌包装、加大宣传推广下手；减肥减药更是创建重点，选择植物源、生物源和矿物源农药，增施有机肥、重视生物肥和水溶肥的使用。最后验收时得分为96分（满分100分），排名第一。她的能力再次被肯定。

近年来，葡萄园还完成了150亩连栋棚的自动化改造及4000平方米温室的智能化管理改造。连栋棚内安装了卷膜器和电磁阀，实现自动灌溉、肥水一体化、自动喷药、臭氧消毒、补光、补气等自动化功能，较改造前节约90%的人工。而这个关系到马陆葡萄产业未来的《葡萄产业园生产物联网技术集成与示范》市级科技项目，也是由王素青具体负责。“农业智能化是大势所趋，但要让传感器准确告诉我们葡萄的感受，还有艰苦的路要走。”已担任马陆葡萄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王素青，一点没有改变自己向来脚踏实地的朴实风格。

与马陆葡萄结缘12年，王素青将“小草精神”诠释得结实丰满而令人尊敬。



人物小传

王素青，上海马陆葡萄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由她负责的马陆葡萄园申报创建“上海市水果标准园”工作，2019年底验收时获得第一名；她还领衔完成了市级科技项目《葡萄产业园生产物联网技术集成与示范》。

上图：王素青在马陆葡萄园里。（马陆葡萄园供图）